

央一热播剧《我的阿勒泰》主创接受本报专访,梳理从散文到剧集的台前幕后

山野有光,颠簸的日子也要闪亮地过

■本报记者 王彦

连日辗转又加一夜惊扰,此刻的张凤侠并不在意旅途狼狈。可素昧平生的蒙古族奶奶脱口而出:“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说者口吻淡然,被触动心弦的又何止故事里的人。

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8集迷你剧《我的阿勒泰》正在央视一套热播。故事里,生长在阿勒泰的汉族少女李文秀在大城市追求文学梦想却屡屡碰壁,回到开小卖部的母亲身边,像牧民一样生活。渐渐地,她走近当地人,发现阿勒泰之美。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这是首部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网络剧,也是此前成功入围第7届戛纳电视网剧节主竞赛单元的作品。网友评价它有电影级的画质,能成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赛博吸氧”:4K超高清镜头下,山谷碧绿却闪烁着金光,马背上的哈萨克族少年、裙角飞扬的汉族姑娘、成群的羊、奔跑的马,明亮纯粹的生命力穿透影像,阿勒泰的旷远感被描绘得让人心驰神往。

不过,在主创看来,《我的阿勒泰》绝不仅仅是一部旅游观光的宣传片。热播之际,本报记者对话该剧主创,听他们梳理从散文到剧集两种不同体系的创作,复盘精美绝伦的画面中遥远而亲近、又始终带着广阔品格的阿勒泰故事。

一层“不顺拐”的达观渲染

“阿勒泰的春天很短,四五月时冰雪方才开始消融,转眼就要入夏了。阿勒泰的春天也很特别,去年留下的干草还兀自蓬勃,服帖着大地。”导演滕丛丛的回忆极富画面感。一年前,剧组就是从北疆的冬拍到了夏,在阿勒泰的风穿过春天荒野时,他们拍细琐生活里的从容可爱,拍苍茫游牧中的安然自若,“像书里流淌的那样”。

书,或者说文字,是这次创作的起源,却也可能是另一种判断下的搁置。

李娟的原作是部散文集,没有明晰的叙事主线,还缺少影视创作通常看重的戏剧冲突。但滕丛丛相信其中的珍贵:“李娟看待世界有独特的视角和对生活的感知力,我们做‘阿勒泰’就是想广中国土地上各式各样的故事介绍给观众。”



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8集迷你剧《我的阿勒泰》正在央视一套热播。图为该剧剧照。

写作者的别致之处在于细腻丰沛的观察、描述,还在于独特的举重若轻,这和滕丛丛的理念不谋而合。“物质生活的匮乏、生存环境的艰辛或许是客观存在的,但创作如果再去渲染艰难,故事就是顺拐的、无趣的。”导演直言,相比“直给”的困境,她更愿意给影像加一层“不顺拐”的达观的渲染。

所以,剧中繁重的劳作、迁徙不定的生活是日常,但也被描摹成牧民们生命中的乐趣和尊严,台词形容“那是盛大的节日”。所以,主人公李文秀在城里打工时经历过欺瞒、霸凌,在山谷里住漏雨的帐篷、与偶尔过路的老鼠作伴,可姑娘总是雀跃着的。她挂起大小小错落的塑料袋,天落水漏进帐篷、滴进袋子,由高到低,连成了女孩心里妙趣横生的音阶。也正是打心底推崇这份能化苦难为丰盈的坚韧力量,李文秀的母亲张凤侠被塑造成为剧中极

富光彩的人物——所有命定的坎坷与孤寂,都被她洒脱旺盛的生命能量从容消解。

一次剥离了“功利心”的创作

滕丛丛是剧集界的新人,《我的阿勒泰》却并非她的导演处女作。四年前,因为电影《送我上青云》,她先后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和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多项提名,电影圈为之瞩目。人们不知道的是,片酬刚到手,电影界的新人转身给李娟发邮件、谈版权。对于《我的阿勒泰》,她心仪已久,不遗余力。

如今的剧集总制片人、爱奇艺灿然工作室总经理齐康与滕丛丛有同窗之谊。他的聊天记录里,两人第一次讨论“阿勒泰”还得追溯到2018年。“那会儿,我不是剧集制片人,她也没有版权,大家都没奔着做项目去,纯粹是出于对文字的欣赏。”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功利心”,恰恰是最终完成剧集的关键。

回到最初对项目的研判,商业上,它不是电影,没有院线收入,也不似长篇剧集能摊薄成本,8集体量的迷你剧无疑是场冒险。创作上,艺术水准高、风格化强的散文改编剧,更会面临影像表达上的挑战。有人问齐康为什么甘愿冒险,回答是共识和共情。相对意义上的创新是创作者的共识;《我的阿勒泰》中倾注的对理想主义的向往和对生活的注目,是创作者笃信的能与观众达成的共情。

接下来,就是去新疆,去阿勒泰,去实实在在地感受文字里的山野的风。“如果没有两次采风,原著里关于生活的肌理和质感,我们可能无法触达。”滕丛丛说,在阿勒泰的日子,他们结识了一群热情、率性、朴素又坚毅的当地人。从他们身上,滕丛丛和另一名编剧彭奕宁共同拎出原著里的人物——主角母女,母亲张凤侠豪放自由,女儿李文秀率真可爱,母女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游牧文化和城市文明之

间,重重关系交织。

巴太的人物形象,书里着墨不多。在八卦小城,创作者和兽医交朋友。那是位接受过现代化教育的哈萨克族小伙子,从事马匹配种的工作,“他分享自己的爱情故事、职业经历,神采飞扬”。在富蕴县遇到的司机名叫巴太,性格单纯,可只要手握方向盘,浑身就有说不出的霸气。见过的人、耳闻的事被创作者整合起来,有了剧中的巴太,他和马有亲近的情感,是生在林间草场、扎根山野雪原、和天地缔结了血肉灵气的少年。

拍摄的日子也是不疾不徐。滕丛丛说:“等风来、等云开、等日升日落,对我们来讲是很惬意的事。”

一种“高信息密度”的电影感

《我的阿勒泰》播出后,电影感成了网上最普遍的评价。“原生HDR”的拍摄制作流程、专门原创的融入民族风格的音乐,都被网友津津乐道。而在主创看来,包括画面、音乐,电影感其实体现在“高信息密度”的视听语言里。如果说幕天席地的美景引人入胜,那么用视听建立起来的强烈临场感才是锁定目光、引人遐想的空间。

剧中,青春迷茫期的女青年心向文学,却不知写什么、怎么写。老师告诉她,从最熟悉的地方入手,“去爱,去生活,去受伤”。在同牧民租来的屋子里,她问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奶奶,妈妈是江苏来的知青,奶奶是沈阳人,“生在这里的我,是新疆人吗?”大雪封门的日子,她写下文字“没有一行脚印,通往我的家”。回归、返乡、碰撞、又融入的过程在她身上周而复始。“散文成稿于2000年左右,我们采风是在2020年,相隔20年,互联网时代不可逆地扭转了年轻一代的生活,牧民也是。”滕丛丛说,她被这样的碰撞与融合吸引,也对家乡的母亲有了更多思考。

在“信息密度”编织的视听里,有观众留心到了女主角的名字。原书里,李娟以第一人称口吻写作,到了剧中,文学女青年名叫“李文秀”,和金庸小说《白马啸西风》的角色一样。滕丛丛承认,那是她个人一次“小小的致敬”。武侠宗师笔下,江南纵有万般好,终究换来美丽姑娘的挥别,“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导演希望剧中的女性角色,坦荡又洒脱,“她们未必是游牧民族,但有敢走天涯的侠气、英气,拥有自主选择活法、从拒绝通往自由的第一步”。

也正是在信息丰沛的体验里,8集迷你剧有了撬动长尾效应的可能。饰演母亲张凤侠的马伊琍曾说:“在阿勒泰的两个月像做了一场美梦,希望大家有机会都会去远方,去那边做梦。”现在,网友的反响积极热烈。看一本好书,追一部好剧,去一个好地方——这大抵是一部影视剧最理想的模样。

“玉兰花开”飘香维也纳联合国总部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成立35年来首次组团出访



▲演出结束后,一位观众来到台上体验京剧狮子功。
▶演出现场,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人员争相睹盛况。
均本报特派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李洁

本报讯(记者王筱丽)当地时间5月8日,“玉兰花开·魅力上海——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代表专场演出”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维也纳国际中心的中文日活动上亮相。这是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成立35年来首次组团出访,历届获奖艺术家代表为中外嘉宾带来一台中西兼具、海派色彩浓郁的演出。5月11日,他们还将作为中匈友谊的友好使者,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国际舞台上呈现一台精心准备的演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女高音歌唱家王欣欣以一曲充满民族风情的小河淌水为当天的演出拉开帷幕。随后,京剧《上天台》《火凤凰》、昆曲《牡丹亭》、越剧《梁祝》、沪剧《罗汉钱》等传统戏曲选段接连唱响,民族歌剧《沂蒙山》、芭蕾舞剧《花样年华》、杂技剧《天山雪》展现别样风采。这些优秀原创剧目的选段,既

展现了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多彩戏剧文化,也体现了上海演艺“码头”的热闹非凡,文化“潮头”亦活水不断。

通过舞步向世界展示海派芭蕾的独特韵味和中国芭蕾的魅力,吴虎生与舞伴戚冰雪此次特意献上了《花样年华》中的双人舞。吴虎生感慨,能够亲身参与到这台演出中,深感骄傲与自豪。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也让他真切感受到了艺术的力量:“它能够跨越国界,成为沟通的桥梁。这也让我更加坚信,艺术是世界的,文化交流能够让我们共同感受并欣赏到不同文明的多彩。”

现场,中外观众尽情地欣赏着演出,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瞬间。一位观众兴奋地说,无论是海派芭蕾的特色演绎、超高难度的中国杂技,还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戏剧,都让她惊叹不已。演出结束后,她还兴致勃勃地学起了京剧长绸。

专场演出之后,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谷好好带来了一场题为《不到园林,哪知春色如许》的昆曲艺术讲座,讲述了“百戏之师”中国昆曲的深厚内涵。她表示,本次组团出访组建了一支积极传播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演绎上海精彩的文化使团。“白玉兰戏剧奖要努力走向世界舞台,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不断扩大白玉兰戏剧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传播和弘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戏剧表演艺术奖项之一,35年来,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始终立足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秉持“公平、公开、公正”的严格评审机制,吸引了全国及海外众多名团、名家、名剧参演,注重发掘人才、促进成才、优势聚才,充分体现了上海丰富的文化资源、包容的文化环境和独特的国际化视野。

“私人叙事”是游戏,也是权利

“剧场巫师”代表作《887》首次来沪引发多样化讨论

■本报记者 柳青

加拿大魁北克的“剧场巫师”罗伯特·勒帕吉首次把他的代表作《887》带来上海,成了今年静安戏剧谷最火爆的作品之一。五场演出在中文社交网络上引发了多样化的讨论,或惊叹于舞台技术成为“魔术”,或共情于艺术家的“口述历史”,也不免有声音质疑男性中心的叙事。参差的议论恰恰证明这部作品激发了剧场的力量——戏剧是游戏场,也是魔法屋,现实、历史和记忆在这里是多层次的,更是多义的,它不遗余力地抵制着“唯一的语言”“唯一的声音”。

精巧的舞台装置成为时间和记忆的魔方

这是一部自传性独角戏,剧名《887》是勒帕吉年少时居住公寓楼的门牌号,这栋老宅以等比例缩小的模样被复刻在舞台中央。勒帕吉开门见山地告知观众,他是因为受邀参加一次诗歌朗诵活动,被一首诗歌挟裹着陷入回忆的漩涡。在这个套娃式的叙事框架里,精巧的舞台装置成为时间和记忆的魔方,勒帕吉摆弄道具、玩偶,指挥灯光,然后舞台上出现了平行的三条时间线、三个勒帕吉:最直观的是和观众共享此时此刻的讲述者勒帕吉;另一个是以玩偶、剪影和影像的形式出现在“887号道具楼”里的童年勒帕吉;以及当这栋道具楼被打开时,出现了现实主义风格的小客厅,在这里,年迈的艺术家一次次被回忆所俘获。

那栋和勒帕吉身高相当的“887号公寓楼”,在艺术家灵巧的调度下,如同成年人的“娃娃屋”。有玩偶和道具,有光和影,勒帕吉在一个微型世界里再现了往日的戏剧——含辛茹苦的父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奶奶,各怀心事的邻居们,在这个“身边的世界”里也出现了肯尼迪、戴高乐和伊丽莎白二世。隐喻是明显的,这不仅是个体叙事和大历史的相遇,而且,这两者可以同等地在叙述中被“构建”,甚至被“重塑”。耐人寻味的是记忆具有的模棱两可的尺寸。从记忆里调取的往日片段,在现实的尺度里总是小一号的,887号道具楼是缩小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玩偶只有掌心大小,一张长桌就是整条长街;但是这些小生活的“桌游”场景出现在投影里,那是它们被

保存在记忆里的样子,画面总是大于现实、大于生活的。这是历史的诡术,也是艺术家的反讽,一切的狂喜和恐惧都过去了,当这些在叙述中被再现时,就成了一场成年后的过家家游戏。

勒帕吉是自在穿梭于时空的魔术师,一个纸箱、一道强光、一首肖邦的夜曲,看似寻常的剧场元素经由他的使用,成为缔结过去与当下、意识与现实的灵媒。他在这场独角戏里以生动的表演节奏演着“戏剧”首先是天真的游戏,但他绝不沉溺于天真的乡愁,《887》越是强调个体历史的温度,就越是向集体记忆和公共历史发起冷峻的挑战。

身边的故事形成属于无名者的历史赋格

勒帕吉的舞台口述不是泛泛而谈的自传,触动他记忆开关的是一首关于“语言”的诗,“记忆”是一层层被剥掉的洋葱,“语言”是扎在他心底的那根刺。在他的少年时代,法语在魁北克被视为底层的、粗俗的、卑贱者的语言,而英语是文雅上流的语言。邻居家英国姑娘因为能讲伦敦腔,得到“上只角”茶馆服务生的工作,但这加剧了她生活在887号的痛苦;蜗居在廉价公寓里的男孩每天模仿“猫王”唱跳……勒帕吉讲述的这些身边的故事,形成了一支属于劳工阶层和无名者的历史赋格,但这支复杂且痛苦的复调几乎不被演奏,无论说法语或英语,这些人的“语言”不被倾听。到了这个时代,魁北克年轻人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被视为“精英教育的成果”,知识阶层们欢庆从法语中获得的“身份认同”。勒帕吉那患病以后失忆又失语的奶奶成了多么尖锐的隐喻——集体的、公共的记忆犹如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大脑。

魁北克女诗人拉隆德的《说白人的话》,贯穿全剧。在上世纪60年代,这首诗寄托了当地法语族群的身份认同,反抗英裔管理者对法语的打压。《887》的尾声,勒帕吉终于朗诵了这首诗,此时他关切的是另一种更隐秘也更无情的压制,他如父亲所愿地从“下城”进入“上城”,且掌握了“高雅”的语言,但他父亲以及广义的劳动者正在失去“语言”。“887号魔力屋”在台上最后一次彻底打开时,开出了一辆深夜出租车,勒帕吉扮作他父亲坐在驾驶席,他用讲故事的能力向单声道的历史发起挑战,为沉默的父辈代言。



和勒帕吉身高相当的“887号公寓楼”,在艺术家灵巧的调度下,如同成年人的“娃娃屋”。图为《887》剧照。